



翠谷祥云(国画) 郭峰

文苑

烹调联趣话

余力

以烹调为主要内容的对联,经人们巧妙构思,精心“烹饪”后,有滋有味。“烹调五味供甘者,掇拾群芳补太和”是最有名的一副烹饪对联。甘者,指美味佳肴,“太和”指人体元气。短短十四字,道及烹调的理论(五味调和)、材料(群芳)和效果(补太和)。言简而意赅,可见表现力之强。

“治若烹鲜唯庄子,才同宰肉有陈平”是一副精妙的双关联,借用双关来表达丰富的含义。《老子》一书中考庄子才高,说他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;《史记》中说丞相陈平年轻时曾为全村人分肉,分割十分均匀,他自谓如果“得宰天下,亦是如肉”。上下联都是以厨师高超的烹调技艺,暗示了从政治国的才能。

还有一副用典故好到好处的对联:“忆到新纯鲈可鲙,时陈香稻蟹初肥”。此联用了一个著名的典故:晋代有一个名叫张翰的人,在异乡做官,有一年秋风起,他突然想起家乡苏州的莼菜和鲈鱼,于是叹道:“人生贵得适志”,便使驾而归。这位大人为了品家乡风味的莼菜和鲈鱼,连官也不做了,驾一叶轻舟,回原籍老家去了,这等天真情趣,不禁令人莞尔。

江雪

梦阳

还是那条不老的柳江
风雪 再度淹没了最后一粒鸟鸣
流水 依旧回想着它的思想
背对远山
也许 我们垂钓的想法一样
也许 一点也不一样
穿越恒久的风雪 遥望
你 仍端坐在那20粒空灵的文字之上
一舟 笠
还是那时模样
而今
隔了千年 我们对坐着
有同样的大雪 钓竿
悬在时间之上

散文

巷子里的叫卖声

赵明宇

在乡下,时不时地会有走街串巷商贩的吆喝声,给村庄增添几分韵味。街上走动的商贩有买的,有卖的,也有交换的。有卖葱的、卖蒜的、卖瓜果蔬菜的,有卖粮食的、收废品的,有芝麻换香油的、大豆换豆腐的,还有修理缝纫机的、补锅的。叫卖的声音从巷子那头传到巷子那头,在村庄上空飘荡,在巷子里回旋。如果你在家里做着家务或者闲坐,正好是你想买或者想卖的商品,你就会走出家门,捧着叫卖声,寻声而去,出门喊住小贩,一番讨价还价,交易就完成了。如果你清闲,不想买也不想卖,也可以出门去跟小贩聊聊天,打听一下市场行情和物价。

你做好了一锅面,家里没有醋,或者缺少蒜,街上正好传来叫卖声,正好就是卖醋的或者卖大蒜的,你说有多巧,送上门来了。你就会迫不及待地夺门而出,一边走,一边喊小贩。

叫卖声如跟自己无关,你就不用关注,任凭叫卖声渐行渐远。在传统的叫卖声中,根据行业不同,有的用专业道具代替。比如卖猪下水的,或者卖豆腐的,都是敲梆子;而篾匠把一串铁片串起来,扬手摆动,哗啦啦响;卖香油的手里拿拨浪鼓一样的大铁鼓,边走边摇晃,发出啾啾啾、啾啾啾的声音。也有的是急于揽到生意,用这些道具的同时,还配合着几声吆喝。比如卖豆腐的,一边敲梆子一边喊:“豆腐,谁要豆腐,卤水好豆腐。”卖香油的也会一边摇晃大铁鼓,一边喊:“香油,谢儿寨的好香油,管除管尝,不香不要钱。”

叫卖声中最悦耳、最动听的要数卖鸡雏的。每年春天,从山东、河南结伴而来一群汉子,每个人用自行车驮着两筐子竹筐,竹筐里挤满了毛茸茸的鸡雏,唧唧的叫声从竹筐里传出来。到了大路口,他们像包村干部一样,每个人去一个村庄,分头叫卖:“卖小鸡——哩哩哩,卖小鸡哩——”声音婉转嘹亮,结尾戛然而止,然后再续一声:“卖小鸡哩——”尾音上翘悠长,颇为动听。卖鸡雏的汉子们都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,高亢而有金属质地,不当歌唱家真是有些亏了。这样煽情而诱人的叫卖声不仅让居家的妇女听了,老鹰一样忙着出来抓鸡雏,在地里劳作的女人听到了,也忍不住回到巷子里,爱怜地挑选几个鸡雏捧回家去。

那场景,真是一幅很有诗意的乡村画。初夏,有小贩从外地趸来一车西瓜来巷子里叫卖,吆喝着“麦子换西瓜”。声音粗犷沙哑,一点儿也不好听,也许不是专业的小贩,只是临时客串一下。还有卖臭豆腐的,“臭豆腐臭豆腐”,吆喝声反反复复,犹如单调的蝉鸣,也是不招人喜欢的。买公鸡的最勤快,天不亮就在巷子里吆喝了。买公鸡的小贩大多是骑自行车,走得很快,没有停下来休息。有卖鸡的人家天不亮就把自家的鸡捉住了,听到吆喝声,忙不迭地跑出去。卖公鸡的人大多是急着用钱,也不讨价还价,一根杆秤,货款两清。

在我的老家,把巷子叫过道。有一个笑话,说一个买破烂的,蹬着三轮车,一边吆喝“谁卖破烂”,一边想着出了这个过道,再去那个过道。心里想着,竟然喊出了口,吆喝了一嗓子“谁卖过道”。后来这个笑话有了升级版,说是收破烂的看到了一个俊俏的小媳妇,脑海里一直出现小媳妇的模样,吆喝成了“谁卖小媳妇”。

有个补锅底的,吆喝一嗓子“补锅锅——补壶底破——”很快就有了生意。这哪里是吆喝啊,一句接着一句,简直就是说唱,颇有百听不厌的艺术氛围。补锅底的取出小马扎,在巷子口坐下,再取出一堆工具,叮叮当当进入工作状态。补锅底的身边总是围了一圈人,大多是看热闹的,海阔天空地说笑。

叫卖声与平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。小时候家里拮据,听到巷子里吆喝卖韭菜的,常常拿着鸡蛋去换,丰富了一日三餐,给枯燥的生活平添不少乐趣。如果哪一天没有了叫卖声,你心里会被寂寞笼罩,你会跑出来,站在巷子里眺望。

叫卖声是讲究平仄的,脆灵婉转,合辙押韵,听起来才悦耳动听,才富有诱惑力。没做过小贩的人大概不知道,走街串巷吆喝起来是很费气力的,做小贩要有一副好嗓子。小贩们如果改行做戏曲演员,应该个个都很出色。

如今,巷子里的叫卖声变成了电喇叭,都是提前录制好的,循环播放。小贩们与时俱进,省了气力,再也不用高一声、低一声地靠声带吆喝了,并且声音也高了几个分贝。但是这种叫卖声听起来没了韵味,听久了心里就会萌生一丝丝的焦躁感。这时候,你会怀念巷子里那原生态的叫卖声,犹如清风明月,犹如高山流水,让你久久回味。

书架

《盐铁注事:两千年前的货币战争》

刘菲

汉武帝时对内大兴土木、对外攻打匈奴导致国家财政紧张,于是对当时的生产生活必需品盐和铁实行政府垄断专营以充实国库。这一政策被社会贤良指责为政府与民争利的行为,由此引发了汉昭帝时期的盐铁论战。

作者在本书中较为完整地介绍了盐铁论战这场“货币战争”的历史源流,内容涉及中国“封建社会”的特定含义及时期,秦朝为什么能够统一中国,秦朝灭亡有什么经济原因,汉初的无为政治与后来的国家经济管制各自利弊,到最终如何发展为围绕自由经济与垄断之争的盐铁论战。大国的崛起和战争,两千多年前成功的自由市场经济如何发展成为国家垄断,最早的国进民退之争,等等。

一段谜一样的历史,也是一段迷人的历史,因为各种有意和无意的误读,更显扑朔迷离。而本书,恰好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,那些陈年旧事,且看——细述。

小说

运气

崔立

真像拣的一样。轮到自己干,就发觉不是这么回事了……

在说话的间隙,大山出去给大刚打了个电话,大刚是大山以前厂里的同事,两人是一个师父,又是同时下的海。大刚的生意要比大山做得好一些。大山说,大刚,你来一趟吧。大刚说,什么事?大山说,你来了就知道了。

一会儿,大刚真来了。打开包房的门,看到大山,说,大山,你叫我来什么事啊?大山把师父指给大刚看,说,大刚,你看看这是谁?大刚说,师父啊?大刚笑了,握住师父的手。大刚似乎并不热衷于和师父的叙旧,没坐多久。大刚接了个电话,然后找了个理由,就走了。

大山陪师父聊了整整一下午,连茶水都换了七八回。大山还是觉得没叙完,和师父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。临离开时,大山还给师父塞了五百块钱。师父不要,说,你也不容易。大山说,师父,我这些年都没去过您,您要是不拿,就不把我当徒弟了。师父推脱不了,只好收了。

那一天,大山去谈生意。大山先去找了一个公司的刘总,一周前就约定好了。大山去了那,刘总不在。秘书说,对不起,刘总出差了。大山说,不对啊,我是和他约好的。秘书做了个送客的手势,又说,对不起……

大山又去找另一个公司的宋总。去了那,大山说了几句,宋总听得有些心不在焉。宋总说,说完了吗?大山说,还没。宋总看了下表,说,要不下回谈吧,我一会儿还有个会……

大山再去找另一家公司的黄总时,已经有些心灰意冷了。黄总的公司,是同行业中规模最大最权威的。大山甚至都打起了退堂鼓。想想,来都来了,大山还是咬咬牙进去了。

黄总竟然是出乎意料地客气,甚至对大山目前的情况也都一清二楚。大山介绍了没几句,黄总就说,你放心,我会帮你,我们集团的下一个大项目,我准备请你一起合作!真像是做了梦一般,大山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这是怎么了,自己的运气可以没这么好过啊。大山说,黄总,您不是和我开玩笑的吧?黄总摇摇头,说,没有,没有。当然,您也是我一个长辈推荐的,他姓孙,说是您的师父。大山想起了师父,说,那您是?黄总微笑着说,您的师父,是我的亲舅舅……

大山发愣了。几乎是在一年之内,大山的事业搞得真是红红火火。大刚已经远赶不上大山了。大刚去看大山,看到那气派的办公楼,豪华的办公室,不住地赞叹,并且是一脸的羡慕。

大刚说,哥们儿,你一直说你运气不好,运气不好的,我看你运气不错嘛。大山微微一笑,说,也许吧。

连载



一脸兴奋,“老阿公,小荔子全都打探清爽了,这老信人是鲁老板的管家兼护院,在此地生活十多年,镇上不分老幼,人人管他叫齐伯。”
“今朝他做啥?”
“据我打探,这老信人言语和气,未曾与人起过争执,不像坏人。老阿公,你是不是弄错了,愣

说他是叛逆。咱不能放过坏人,可也不能冤枉好人哪。”
申老爷子眯着眼睛看着她:“好人坏人不会写在脸上,关键是看他做事体。记住,盯住他,看他究竟做不做坏事体。”
“是哩。”葛荔恍然有悟,“坏事体见不得光,我该夜间盯他才是。老阿公,你们坐,我这就去。”
话音落处,人已不见了。

听她走远,苍柱看向申老爷子:“五叔,看这样子,七叔似是没帮手,也看不出发达迹象。那笔巨款会不会已经不在他手上了?”
“苍柱,”申老爷子睁眼应道,“不可以寻常人忖度你七叔。”
“哦?”
“遥想当年,”申老爷子沉入追忆,缓缓说道,“我们兄弟皆为忠王侍卫,义结金兰。兄弟七人中,你七叔少言寡语,特立独行,武功也高,甚得忠王信任。东京突围辰光,忠王要我与你阿爸、二叔、六叔随他保护幼天王,将府上仅有的十万两现银交予你七叔,派你三叔、四叔护围,图谋东山再起。我们乘夜突围,在方山遇

湘军。为引开敌人,我与你七叔主动出击,与忠王、你阿爸等分散。我二人血战得脱,几日后得知,忠王将宝马让予幼天王,自己从容避难,你阿爸、二叔等兄弟皆为保护忠王分别战死。”
“后来呢?”
“其他你已尽晓,就剩这笔巨款了。晓得此款下落的只有我们三人。十年之后,我们兄弟四人在丹阳会面,只你七叔杳无音信,那笔巨款亦无影踪。你三叔、四叔甚是自责,终其后半生只做事,就是寻你七叔,追回天国遗款。你三叔、四叔你是晓得的,想必不会空口诬人吧。”
“依五叔之见,七叔会不会携款私逃呢?”
“依他为人,应该不会。但树倒猢猻散,危难见真章。东京失陷后,什么样的人物都出来了。再说,观物须观里。这笔巨款迄今下落不明,姓鲁的又是在得到你七叔之后才发家致富的,其中关联颇为耐人寻味。”
苍柱长吸一口气,缓缓闭目,有顷:“我这就去拿他过来,五叔一审查。”

“既然寻到他了,倒也不急。”
夜深。
齐伯最后一次巡视完院子,回到自己房里,开始入睡前的例行功课——打坐。
这时,一个仆役站在院中叫道:“齐伯,老爷叫你!”
“来了。”齐伯应一声,起身走到前院客堂,见徐逸仍旧坐在那儿,神情闷闷的。
“妈妈这番苦心让瑶儿搅黄了,伤感得紧。我想把堂会办得闹猛点,邀请亲朋好友及远近头面人物捧个场,让妈妈开开心。”
“好哩。”
“不过,有桩事体,倒是难办。”
“啥事体?”
“妈妈吩咐我务必请到伍生员一家,这一——”
“去请就是了。”
徐逸苦笑一下,指着书案上摆着的一封信:“你看这个。”
齐伯看完信,怔了:“伍生员与老爷打赌?”
“是哩。”

“章哥?”顺安转过身,有点吃惊,“你哪能来这地方?”
“寻你呀!”章虎扬扬手,赶上来,“你这拉个马脸,啥事体不开心哩?”
顺安长叹一声,摇头。
“瞧你,不把大哥当大哥嘴!”章虎两手重重地拍在顺安肩上,“兄弟,街上的事体我全晓得了。听说兄弟遭人欺负,我立马赶去,本想为兄弟出口恶气,不想成了个马后炮。你这讲讲,那帮家伙都是啥人?”
顺安摇头。
“奶奶个熊,”章虎将火引向鲁家,“鲁家人不是东西,仗恃财大气粗,不把我们当人看。兄弟,这事体不能算完,这口气大哥帮你出!”
“大哥——”
“噢,兄弟,你信不过咋的?”章虎眼一瞪,“大哥答应为你出气,就必须为你出气,你只管把心放到肚里!”
“我……”顺安嗫嚅道,“我不是那意思。我……”泣出声来,“我……上辈子不知做下啥孽,竟然托生在这个卑贱之家!”

“哈哈,”章虎长笑几声,连连摇头,“兄弟此言差矣,托生哪儿不是个生?不瞒你讲,你这出身大哥早晓得,可大哥啥脸光嫌弃过兄弟你了?”
“阿哥——”
“兄弟,”章虎拍几下他的肩,“没有啥人生来贵贱,是不?大哥比你多吃两年白饭,也多见两年世面。不瞒你讲,大哥啥也不信,只认一个字:钱。有钱,再贱也贵。没钱,再贵也贱。”
顺安睁大了眼,显然听进去了。
章虎很道:“大哥此番到上海滩混枪势,时运不济,听闻此两人有些豪气,往投他府,欲借几两银子暂时救急,不料姓鲁的狗眼看人低,不肯见面不说,又放看门狗羞辱大哥。那看门狗将一串铜钹丢在地上,就如打发叫花子一般。这且不说,那狗还要大哥为那一串铜钹磕头谢恩!”捏紧拳头,“小娘比,这口气尚且未出,今又摊在兄弟头上,好心帮他做事体,竟是无端蒙羞,阿哥这是——”
“紧握拳头,‘日恨新仇哪!’”
顺安的火气完全被撩拨起

来,牙齿咬紧,拳头捏起。
“兄弟,跟着大哥干吧!大哥有力气,兄弟脑子好使,你我合璧,没有做不成的事体!”
“我……”
“兄弟放心,出事体了,大哥顶着。事体成了,大哥与兄弟分成!”
“大哥,我……容我想想。”
“呵呵,”章虎付出他的顾虑,“兄弟放心,大哥给你托个实底。这番游历上海滩,大哥感慨颇多,但真正让大哥开悟的只有两件东西,一是铜钹,二是这个!”
掀开衣襟,露出短枪,摸出来,朝它呵出一口热气,“呵呵呵呵,兄弟呀,它比铜钹还管用哩,因为铜钹怕的是它!”
顺安吓得倒退数步。
“江湖故人齐伯”
入夜,离鲁宅不远的一家客栈里,二楼尽头的一间客房灯还亮着。申老爷子与苍柱各坐于蒲团,两只磨得锃亮、鸡蛋大小的铁蛋子在申老爷子的手心里滴溜溜翻转。
吱呀一声,葛荔推门而入。
“老阿公,”葛荔开门见山,